

夷

堅

志

夷堅支甲序

夷堅之書成其志十其卷二百其事二千七百有九
蓋始末凡五十二年自甲至戊幾占四紀自己至癸
才五歲而已其遲速不侔如是雖人之告我疏數不
可齊然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或疑所登載頗有與昔
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是不
然古往今來無一極無一盡荒忽眇繇有萬不同錙
析銖分不容一致蒙莊之語云惡乎然一於然惡乎
不然不然於不然又曰是不是無不結是若果是也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
乎不然也亦無辯能明斯旨則可讀吾書矣初予欲

取推兕請用十二辰續未來篇帙文以既柯古雜俎
謂其類相從四支如支諸臯支動支植體尤崛竒於
是名此志甲支甲是於前志附庸故降殺為十卷
紹熙五年六月一日野處老人序

夷堅支甲目錄

卷第一十二事

張相公夫人

樓煩道上婦人

魯光寺僧

劉將軍

蚩明殿馬

生王二

河中西巖龍

燕王遷都

五郎君

朱中正

七娘子

護國大將軍

卷第二十四事

陽武四將軍

杜郎中驢

黑風大王

王德柔枯蟹

李婆墓

宿遷諸尹

小珠山遺卵

吳臯保義

胡煌僕

丹州石鏡鼓

九龍廟

衛師回

常瑤牛

野牛灘

卷第三十三事

呂使君宅

聞氏女子

劉承節馬

虞主簿

王宣大尉

熊二不孝

張文質

汪乙龜

姜彥榮

包氏僕

卷第四十六事

共相公

雙頭蓮

項明妻

劉十二

李柔

方禹寃

段祥酒樓

張鮎魚

張鎮撫幹

華延年

嚴銅匠妻

張待制

詹燁兄弟

靳守妻妾

南城驛

錢塘老僧

九里松鱖魚

鄧如川

黃文明

卷第五

唐四娘侍女

舒嫩四

龔興夢

游節婦

周三蛙

妙智寺田

湯省元

雷州雷神

劉畫生

景德寺酸餚

劉承議

劉氏二妾

張調夢

石林獻

卷第六 十四事

西湖女子

遠安老兵

林學正

趙岳州

堯率寺經

資聖土地

七姑子

灌園吳六

蔣良輔

巴東太守

高周二婦

豐城下渡

吳滲二龍

張尚書

甄騎家醜

卷第七十四事

蔡箏娘

章澄取妻

姚迪功

趙善待

鄧興詩

童漢臣

建昌王福

徐防禦

黃左之

青童送筆

徐達可

鍾世若

黃達真詩

羅維淄

卷第八十四事

戴之邵夢

錢塘縣尉

符離王氏蠶

王楫雙雞

哮張二

王公家怪

甯行者

簡寂觀土地

鄂渚王媪

隗六母

山陽癡僧

晁氏墓異

朱楓得子

絳州骨堆泉

卷第九十二事

宋道人

益都滿屠

從四妻袁氏

史省幹

閔王幞頭

尹二家火

癸乙兇報

張高義僕

梁小二

魯晉卿

董小七

夏義成

卷第十三事

海王三

山明遠

蔣堅食牛

羽客錢庫

龍鳳邨

薦福四本

復州菜圃

陳體謙

褒忠廟

甘林二命

王仲共

艾大中公案

扣冰堂僧

凡一百三十七章

臨安府洪橋南陳家經鋪抄錄

夷堅支甲卷第一十二事

張相公夫人

錢履道字嘉真京兆咸陽人北虜皇統中游學商號
過鄜縣貧程不止獨一僕相隨天曠黑不復辨路信
馬行道一大宅扣門將託宿遇小妾從內出驚語之

列

曰此地近山多狼虎豈宜夜涉錢曰適不意迷塗敢
求棲寓一席之地但不知為何大官宅第妾曰是河

第宅

雞

中府尹張相公之居相公薨亡唯夫人在須臾乃
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相見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
羅列盃盤夫人容色端妍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

諸 侮

歌舞之妙目所未覩自謂竒遇若造仙都情思蕩搖
莫知身世之所屆拱手敬坐不輕交一談語人以為
野躄相視笑觴罷席就枕俄而烛至夫人者復又矣
衆擁之登床錢趨下辭避強之再三於是共寢明旦
畝之飯錢本漂泊旅人既稱愜懷抱累日不言去一
夕正歡飲間聞戶外傳呼呵導之聲云相公且至矣
夫人遽起諸妾皆奔而散錢竄伏暗室不敢喘怖因
假寐久之狐嘍鳥噪東方既明人屋俱亡但已身卧
于棘叢古塚耳狼狽而出逢耕夫始得官道衣上餘
香芬馥經月乃歇

忙 鴉

樓煩道中婦

嵐州宜芳縣飛鳶保村民難言往樓煩縣中道少憇
逢婦人素衣高髻年二十許揖而問曰我自樓煩來
欲往嵐州独行迷路不知從何為便言指示之將分
手婦忽長吁一聲遂仆地掖視之灰矣言就邸舍求
湯飲灌救竟不起傍人過者見婦灰不明畏為已累
貨執以告保伍遭繫縣獄訊治難自誣云杀而取其貨
然僵尸無痕傷又不能供所掠何物郡遣曹掾以生
者審究呼問言曰汝實杀人耶對曰難言也明生不
悟其姓名再問之復然以為疑乃曰然則所謂難言

者非汝邪又對曰然明還郡具白入守別選吏啟壙
驗之但得朽木一片於柩中無從鞠勘縱釋使去言
在家事父母極孝謹為鄉社所重至是蓋獲天佑云

普光寺僧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
為街坊化士嗜酒不檢一意狎游年二十五歲得疾
甚惡還其家困卧閱一寒暑忽昏不知人舉室環泣
少頃仰首長鳴頓仆於下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
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医孔彥璋視之乃短駟尾
自皮膚間岨出父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痛愈切復

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
面已肖馱形數日後蹄鬣俱備兩耳翹然哮吼悲
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馱家人議欲杀之寺僧云
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報以懲後來如杀之是
逆天背理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于廐中而不施轡
且勒馱嘶噉不已但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
若有喜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劉將軍

金虜據齊魯之地改奉符縣為泰安軍其皇統二年
累月不雨漢兒劉將軍為守禱於岳不應致（繼祭）

龍潭赫日滋熾劉怒命丁夫運石負土欲填潭使平
海之夜夢神告曰天久無雨非吾之罪方今四之內內凡
弗得一勺之水則有神主之吾不能預又豈敢上違天律
輒降膏澤邪幸使君察之也劉寤而愈怒黎明率千
余卒益輦土石投寘潭內比暮遂平然到曉復如故
劉了不警悟但竭人力而為之當昼隆熱寒風倏起
雷電從潭中出山阜皆震吏民惧甚劉猶替役不已
數日間暴卒雨乃沛然

淑明殿馬

顏亮正隆中泰安守不室里始到郡疑謁東岳廟遍

禮群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血大驚躬率從吏周行
檢視見後塑像一指折血淋漓弗止而首飾臂釧及
供床黃白器皆亡失即捕典掌者繫獄訊治雖加以
峻刑終不得其實後因月旦再詣廟備牲幣奠享炷
香敬禱曰后宮嚴闕深固詎容穿窬可入今獄又不
決必累無辜惟神至聰極明願顯示誅殛以快民意
祝罷回車明日晚闇卒走報云殿西廊素壁間旧繪
馬四匹早忽不見山下人盡聞馬足響而不覩其形
久之各街一人至一僧一童行兩胡奴不室里急策
馬徃先謝神威然後驗問四囚緝械廡下如有物執

持者是時有真千戶曰阿失打虐斂所部誅求貨賄
其二人無以應命與竹林寺僧同謀自斃屋山翼鑽
瓦斷掾經旬日始斫得達故外人莫知藏其物於僧
所童行與聞之於是具奏虜廷亮令杖杀千戶兩奴
放為良黥竄僧童於遠裔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跑谷世以畋獵射生
為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正彷徨
次遇女子度水來年少兒美而身無衣袒視王而笑
王平生山行野宿習見物恠雖知為非人殊無惧色

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
尔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日逐鹿
失蹤至墮茲處生死之分只在頃刻願娘子哀之女
曰隨我來當示尔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巉岩之峯
涉回環過膝之水塗徑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
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不
聞煙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旁無它人戲言挑之欣
然相就夜則共榻昼則出采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
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
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愛他日再訪焉試

與之語邀同歸畧不謙拒携手抵家王妻趙氏說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客至必驚訝歛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畜後二十年猶存

河中西巖龍

虜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効聞西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為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老身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听講莫知所從來疑為龍也當試扣之須金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僧話望其

入寺即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
曰使君屈膝于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為災五種
不入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慈仁亟下甘澤當肇建
祠宇歲時奉祀以彰顯大神之威靈惟神念之叟無
言少頃顰蹙而歎曰噫泄吾天机者師也吾死無日
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
師故獲罪上穹立降誅罰吾即死尸墜于地然未出
此境中乞為作證明使合郡民為行壇七晝夜庶幾
藉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於是一雨三日外
邑虞卿報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千人

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供事畢龍現於空作人言
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為
菩薩龍矣李為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為蒼龍谷
唐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日未諦
听自言是黑龍照以天旱令降雨叟曰雨禁絕重儻
不奉命擅行訪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
為謁孫思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為獺匿于
孫所居後沼遭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事頗相類

燕王遷都

虜天德二年五月以燕山城隘而人衆故廣之其東

南隅曰通州門西南曰西京門各有高丘俗呼為燕
王冢不能知其為何代何王也及是立標埒定基址
東基正妨礙議欲削其北面以增雉堞工役未施之
數日都民于中夜時聞人声云燕王迁都皆出而觀
之見輦輅儀衛前後雜還灯烛荧煌香風襲人羅列
十里從東丘至西冢遂滅明夕復然民以白府留守
張君為請於朝廷乃迂往其壘以避之

五郎君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
落魄唯日從其侶飲酒鄭飢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

肌熱昏冥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獨處一室默坐不語
遇庠輒切齒折辱庠鬱鬱不聊委而遠去鄭掩閤潔
身而常若與人私語家衆穴隙潛窺無所覩久之
庠歸舍入房見金帛錢綺盈室問所從得鄭曰數月
以來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來自稱五郎君與我寢
處諸物皆其所與不敢隱也庠意雖憤然久困於
窮冀以小康亦不之責一日白晝此客至值庠在馬
反戒庠無得與妻共處庠惧徙於外館一昕所為且
鑄金為其像晨夕瞻事俄為庠別娶婦庠無子禱客
求之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為嗣元帥賞募尋索鄰

人胡生之妻因到庠家見錦綳嬰兒疑非市井間所
育者具以告帥捕庠及鄭械繫訊掠而籍其賞獄未
決神召會鬼物辟重門直入獄却取凡同時諸囚悉
逸去帥大怒明日復執庠夫婦箠楚苛酷是夜神又
奪以婦而縱火焚府治樓觀草場一空瓦礫瓦石如
雨而下救火者無一人能前帥無可柰何許敬祀神
不復治兩人罪五郎君竟據鄭氏焉

宋中正

魏人王負外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狠戾自
暴出過神祠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虜亮正隆初有

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既進見為縱陳禍福其言似涉
訛戒王不悅荅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
曰君恃力愎諫匪朝伊夕熒惑真君將不日臨君家
速禳之尚可免戾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
而來予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
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
辭王曰旬日前一宋秀才相訪意欲相恐脅吾固拒
却不听君豈其黨邪吾平生直心於鬼神之事無所
畏敬君衣宋衣而姓宋得非熒惑之精乎復叱之其
人出外仰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

猶鷓鴣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過能藝吾廬舍耳俄
頃火焰旋轉散為數炬王屋邸無遠近一切蕩然其
金玉堅白俱成煨燼其屋之側故有火星廟略無所
損

七娘子

大河之流截大竹而東注峻灘數十水勢湍悍魚鼈
不能停居其一曰七娘子灘山巔有龍女廟山下民
千家當夏潦稽天歲有隄防之勞淪墊之慮父老雜
議將徒聚落于它所士人韓元翁者老成博雅為黨
里所信乃往謀焉元翁曰吾曹世居此墳墓廬舍

其傳已久一旦委去于心終不安試瀝懇於龍祠視
其從違乃隨事為計亦未晚也于是釀錢具牲牢酒
醴擇日詣廟求遷其祠於河濱擲杯珎以請得吉卜
眾拜而歸方撰財慮費是雷風大作如頽山暴雨
起傾河抓嘯鬼哭山下人盡皆以為貽神怒比曉霽色
融怡一廟儼在平地尺椽片瓦無有壞隳至於壁泥
塑像一切妥貼面勢平正基宇堅牢絕勝於其舊自
是淫漲抵廟岸即止民無復憂

護國大將軍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而蝗虫

神

大起翻飛蔽天所過田畝一揷而盡未幾有水鳥名
曰鷺形如野鷺而高且大脰有長喙可貯數斗物千
百為群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其喙不食而吐之既吐
復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蝗無孑遺歲以大
熟徐泗上其事於虜庭下制封鷺為護國大將軍

夷堅支卷第一

夷堅支甲卷第二十四事

陽武四將軍

埽
十
黃河之南陽武下堤在汴京西北數為湍潦所敗每
一脩築至用丁夫數千萬工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

能潛伏一昼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
蛟埽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蛇為害故堤不能堅非殺之不
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
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澌
以相俟至午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

阮婦蛟首奮而登舟洪流西落即時掃寧守歆奏與武爵
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祠於其處
請于朝封為四將軍以為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
傍灵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魯詢其姓
第識者疑為神云

杜郎中驢

杜涇郎中河府榮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為医賞業稍
給買里中王氏馱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涇
日夕乘跨而好醉後驟騁亡度稍緩則痛鞭之于是
每施鞍輶縮慄悲嘶為恐懼意初不知其有懷恨思

加 飛 信

報之心嘗往下村晚飲回及中途距家猶十里欲急
歸扣鞭愈切小童不能追負衣藥笥居後駢忽蹶墜
涇于地未暇起為所躡齧食其股且盡氣未絕駢悵
悵獨還家人驚異謂必遭虎狼之厄而視駢口吻皆
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涇尚負痛能言舁之到舍而
死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
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
軍黑風大王者領數兵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腥羶

汙穢盈積如阜不知掃除一夕乘醉歆入寢閣觀后
真容旦有蝶瀆之意左右固諫不听率十余奴僕近
往未及奉目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氣激人氣不
能定統軍惧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經為
闕闌翦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
清廓果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
深數尺向之糞汙滌蕩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
五万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王德柔枯蟹

普州益都人王德柔營新第于北郭既成百怪交興

翁

白晝出沒煙氛翁蔚之中神形鳥面見人紛紛往來
偃肆自若邀喚道術者施法攝治歷數輩皆元効不
可寧居於是還旧舍而揭榜於市訪膽智者就驗之
狗屠范五素以兇悍著諂德柔求酒饌独徃宿夜且
半西廡下嘉然大声起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著
朱衣形兒充膾似年三十許兩手相擊歌舞庭下范
握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牢記其處明旦發土獲
一枯蟹大而赤椎碎投諸水其後貼然王厚謝范屠
遂得安處

李婆墓

下邳境內有古丘相傳為李婆婆墓莫知其何時又言
多歲珍寶積為亡賴惡子所睥睨紹興丁巳歲偽齊
之末群盜四行焚廬發塚略無虛日遂從事於李墓
呼聚三百人舂鍾備集自晨至午啟鑿及於堦中棺
槨皆露衆疲困憇卧或餐乾糲俄一媪長七尺余髮
白面黑形極醜素練寬衣端坐槨上彈指長嘯響振
林壑溪谷涓流一切沸涌衆怖而散走須臾煙靄四
合神鬼出沒或聞闐闐車馬聲或隱隱如雷移時開
晴一盜有膽者復往視已失棺槨所在但存空穴嗟
悔而歸五旬中多暴死及無故顛墮者里民為悉力

掩壙且致祭焉

宿遷諸尹

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
虎大酋之壘獲

祖宗御容輿宮闈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
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
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諸尹皆
矣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謀者皆補右列
後避虜禍邑人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
朱生輩閱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

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憾富通衢欲射人周郭趨
入酒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
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
卒正身發鏃中周郭之胷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
称心痛仆坐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
洞徹至膈膜見五臟月餘而死

小珠山遺卵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双峯嵯峨
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泚可鑿目為團頂窳_切膚正
隆三年秋兩民行山之隈至窳側見一卵在地可盛

粟二石斑爛光彩異而翫之乃取葛藟絆倒縛昇下山舉村未現歎為耳目傳聞未幾有少年數攫取而去即煮食之後旬日颶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為風掀舉躋於山顛旋落圍頂畔少年食邛者撲死餘老弱千計皆無所傷敗瓦朽木到今猶有存者

吳臯保義

吳臯十一保義者符離人紹興初從楚州鎮撫使趙立軍得特尉長六尺二寸勇健有力至三十年庚辰丹^始寓居北神堰往盱眙聚亡賴潛渡淮入泗東城劫富

貝

室汪氏獲金具二万緡時顏亮方築移文鷲對境詰

忻胎

索州縣繪形立賞格甚厚臯恬不知畏與其黨入楚城呼画工趙四者指圖語之曰汝所画全與我不類宜易之郡守藍師稷使人招致欣然應命荅對如流舉止自若藍以為奇士壯而釋之曰異時邊上緩急斯人真可用明年盱眙守周淙擇効用使臣來捕之始奔淮北兗屯莊淮民素嚴憚之莫敢問獨王雲者蔑視臯奮願出力淙檄捕盜官喬順領戍兵三百直抵其所天將曉臯聞有呼者曰官捕汝如是至於三已而兵至尚率兇徒拒戰其一人曰李四叛而從雲持矛刺其鼻流血暈倒遂成擒雲斬其首双目不閉

盱眙郡

如生顧衆斜視切齒鴉作声見者毛髮竦立時當
劉暑越兩夕方到盱眙擲首邵三怒目乃暝

胡煌僕

霸州文安縣人胡煌居莫金口家稍豐好義忘利一
僕曰巖安執役二十八年恭謹有信未嘗輒受傭直
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歛用乃取愛惜主物不
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巖亦呼煌為兄而謂其妻為
中 嫂紹興庚辰虜正隆某年也歲之仲春巖把煌袂入
浴室云有一密事煌笑曰非從我索積歲雇直乎曰
外 否嫂與人私乎曰否然則舍兩者外何等可密巖曰

埃

兄將死又不以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縣市
弟有一術可救能信之乎煌素重其人告於妻子皆
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三日扣巖曰若果如弟言天
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即授以秘呪曰才脫兄厄吾
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宇澄霽四野無雲巖躬疊卓櫬
數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煙霧全興迅雷激電引
煌入伏卓下使急誦呪頃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
有所尋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神物曰胡煌無處
求今已失時此人既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
柰何霍然而散日猶未晡巖旋不知所至煌至壬辰

鬼

歲始亡

丹州石鏡鼓

秦

丹州之境有兩山寨曰東池西池西塞懸崖百丈漸
崑峭峻人不可陟下有石鏡石鼓其傍勒銘云石鼓
響兵雲屯石鏡明面南尊紹興中地雖陷虜而秦民
聚衆起義欲歸本朝者未嘗絕此塞常屯萬人未者
必擊鼓寂無聲照鏡則昏暗郡人曹布子少貧困以
紡績養父母故里俗以布子呼之虜天眷三年秋歸
一身於西塞或邀之詣石所試扣鼓聲鏗然遠近
皆震洎臨鏡、倏明傍觀者見布子容兒自若而冠

冕若王侯遂相率羅拜奉以為主久之東塞亦听命
關中群寇蟻聚無時爭戰輒敗衄而退歲餘勝兵至
十萬遂據延安稱王然未能二年卒戕於甯石銘乃
為崇云

九龍廟

潼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世以陶冶為業其家極豐
腴乃立十窰皆燒瓦器唯一窰所成最善余九所每
斷火取器卒窰邪不正及鬻于市則人爭售之凡出
盡然固莫知其所以也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蓋因
谷得名灵響寂寂不為鄉社所敬梁夢龍翁化為人

未見曰吾見九子今皆長立未有攸處分寄身於汝家窰下前此陶甄時往、致力陰助於汝梁曰九窰之建初未嘗得一好器物常以為念何助之云龍曰汝又何不悟器劣而獲厚利豈非吾兒所致耶梁方竦然起拜謝龍曰汝苟能與之創廟異時又將獲大福矣許之而覺即日呼匠治材立新祠于旧址設老龍像正中坐東西列九位以奉其子迨畢工居民遠近和會瞻禮歡悅其後以亢陽禱祈雨不移日而降梁之生理益富於昔云

衛師回

除

卷

衛淵字師回鄆府東阿人嗜酒成疾敏惠過人而懶讀書年余四十未仕當盛夏偕朋輩投壺聚飲醉卧牖下夢身遊它所或報沈湎國入寇居民挈老稚散走淵倉忙伏竄暨還家屋室皆已遭俘掠独行山間彷徨累歲無地駐足忽遇故人閭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孥無恙淵大喜語之曰吾厄困三年飢寒漂蕩朝不謀夕每念平生歡會一吸數斗今願一杯救渴亦無由致諸君寧有意乎中孚曰過此數里有青帘酒肆二妹當壚絕妍麗盍共訪之淵益喜到市果如所言淵先釀一卮又令添酒別

妹

樽 禮 妹

一鬟執器愁慘淵誚之曰酒家人見客當融怡笑樂何乃如是鬟泣曰先輩不知也適所飲非者麴蘖醞成皆人之精血尔世人居陽間拋踐余漉崇積殃咎死則漬其骨髓而為之淵味不信妹乃引入後室巡視見大屋中羅列醴糟傍有百余人裸坐男女清雜兩大鬼持戟以次置糟內大石壓醴之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淵怖慄而覺小童在側賓客踞坐壺矢之聲方鏘然遽話所夢元不移一時憶其經歷殆殺歲矣唐人記南柯太守櫻桃青衣邯鄲黃梁事皆相似也

常珪牛

常珪晉州平陽人父為里胥蚤死母携之再嫁富民
康德休為人落魄亡賴德休與錢三千緡使為區肆
由是生理自給而珪事继父畧不知恩經數年德休
死視如路人尽竊其貲甫三十歲強壯無疾忽作牛
鳴一声而斃是夕康氏牛產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
姓名二字於脅間德休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
蹟匿之舍後牛鳴吼 跳触藩而去奔迸邑市覩者
以故尽知之康氏遣數健僕闌逐不可得徑趨深谷
中不復至

野牛灘

野牛灘在洛京之白波與九女廟相接。虜皇統中秋水暴漲，居民遭沒溺者十室而七。灘下人見群蛟激躍崖谷間，摧峯破岸，觸處成淵。澤屋廬如洗，田禾一空。大雨五昼夜不止，俄有牛數十出乎峻顛，乘流而下，與蛟鬪於山麓。黑霧索繞，火光迸射。經一夕，乃霽。水循故道，一蛟長十丈，死于樹下。洛都守孟君率洛陽河陽兩郡士民，精潔奉牲，臨河致祭。頃之，有龍見於雲端，驤首如赴，萬衆仰觀，乃知其化為牛而殺蛟也。於是為於其地立祠。

右二卷皆宋後龍所傳此事

夷堅支甲卷第二

夷堅支甲卷第三十三事

呂使君宅

淳熙初殿前同牧馬於吳郡平望埭塗次臨平衆已
止宿後軍副將賀忠興四卒獨在後三里至蔣灣迷
失道詢于田父曰可從左邊大路行方及半里遇栢
林中一大第繫馬數匹皆駟駿可愛問閹者此誰之
居曰前邕州呂使君今已亡但娘子守寡又問馬欲
賣乎曰正訪主分付於是微賂之使入報良久娘子
者出澹裝素裳脩然有林下風致年將四十侍妾
十數人延坐瀹茗扣所欲以馬對笑曰細事也俄而

終

置酒張筵歌舞雜奏既罷邀入房將與寢昵賀自以武夫朴野非當與麗人偶固辭娘子歎曰吾婆居十年又無子弟只同群婢苟活今夕不期而會豈非天乎宜勿以為慮遂留館凡三宿始別贖以五花驄及白金百兩四卒各沾萬錢之賜又云家姊在淨慈寺西畔住煩寄一書握手眷而退賀還日違軍期且獲罪窘怖無計奉馬獻之主帥託以暴得疾故遲歸帥馬喜見而不問仍陞為正將後數日持書至湖上

其宅

果於淨慈西松徑中至姊室相見如姻親仍約明日再集亦畱與亂金珠幣捆載以歸自是每三四日一

往賀妻以獲財之故一切弗問嘗驩洽迨暮外報呂
令人來姊失色無以拒妹至三人鼎足共坐令人者
招賀入於小閣峻辭責之賀拜而謝過哀懇三夕乃
釋經半載賀妻亡窀穸之費皆出於呂氏乃憑媒妁
納幣正為繼室踰三年賀亦亡先有三子一居廛市
索 二從軍令人詣府投牒分囊裝遺之而乞身去姊家
同處明年寒食賀子上父塚因訪姊家姊云妹已歸
臨平矣又明年復詣其處宅舍俱不知所在唯松林
內有兩古墳賀子悲異瞻敬而去

聞氏女子

永州民間十三居司理院側妻閔氏生女極婉秀不
類市井間處子因名曰韻奴乾道丁亥年十三歲矣
正與祖母同榻寢夢一道士至父母具饌延之既食
呼女前謂曰我尋尔久乃在此邪探懷出小磁瓢取
藥一粒如豆大青碧可愛置于掌中曰此丹之功力
能回天机奪造化易陰陽變寒暑尔有夙緣當服食
可速吞之女喜接才下咽異香馥郁道士辭去女恍
惚而覺藥猶在口而香不少歇以告祖母有頃起便
旋則已化男子形矣予是時即聞其事書于景志中
與此差不同且以聞氏為文氏然大畧非誕也

劉承節馬

浙西人劉承節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于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齋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示之中蓄銀可百兩客密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惧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紹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啟塗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謀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虫与拒

關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局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是異之曰此必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腥觸人四尸在穴支体尚煖坐立替里正訪捕不終朝尽成擒並殊死

虞主簿

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暴卒經日復蘇云初病困迷罔時見一吏揖廷下曰府君有命遂從以行且百里乏力不能支懇求少憇。

以餘

聰
給

良久復進到一所如世間嶽廟引入門望主者冕旒
正坐乃叩頭請曰某死無所辭念父老無人侍養乞
賜余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者曰汝知前生之事
乎對曰不知也王曰汝昔姓名為陳朝老令藉其宿
學故所悟絕人但一生無絲髮善事是以福淺

上帝憐汝讀書之勤與汝一第所以不食祿而早世
者正由不曾作福耳憫汝有養親之志吾奏于天曹
許延七日可歸與父別也遂得還自知不永持父以
泣越七日果死

王宣太尉

西邊大將王宣紹興末禦虜寇立功乾道中為襄陽帥而卒後半歲其麾下故部曲蔣訓練出城至澶溪飲于水濱一黃衣卒持令字旗大呼曰都統喚蔣問何人曰王太尉也蔣憶其已死熟視黃衣蓋舊識久亦不存疑不欲往為所促乃隨之行登南門樓上宣在焉參佐其衛視生時無異蔣再拜宣勞問勤至曰汝家安樂否以無恙對又問汝馬在否曰被員都統獻了宣曰可惜可惜又曰汝曾見我馬乎對曰未曾見顧左右牽青獅子未少頃而至則青駘也極神駿使蔣騎之攬轡而上其去如飛走不踐地過人廬舍

徑從屋脊起，驟蔣驚怪忽。如醉夢中既還，即使別去。且命一校送下城，曹騰歸舍與妻子語，未竟有五兵負錢五萬酒五尊云。太尉賜訓練蔣將犒，以官券已失所在。次日得疾，越五夕始愈。

熊二不孝

興國軍民熊二，稟性悖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視如路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听。將訴之於官，復不忍。但每夕焚香，仰告天神，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惡子方從。其徒縱飲聚博，長空無雲，忽變陰慘雨。

脚如麻雷電交至諸人對面翳暗莫能舉目聞有呼
熊二者良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于郭門
外剜其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認曰不孝之子
時淳熙三年九月七日也

張文寶

財

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旗頭年才三十
染時氣得熱疾主帥命医賤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
此伎徒歆籍軍中名字以庇門戶診脉切證不能辨
温涼謂為虛陰投以附子大劑才下咽進覺五歲如
沸湯澆沃煩悶痛極不堪忍罵張曰附子燒殺我矣

刺

我必死當訴汝于九泉之下已而奄然肌體皆斑黑
葬之三日家人具酒饌復墓進附幼女言曰張文寶
用藥殺我今還魂其妻命告于統制遣一校率匠
發塚破棺則尸已朽穢不可近自是張日夕見其在
側兩月而死

方禹寃

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凶子楊五有隙楊從事于
馭僧禹每為所陵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裾禹度力
不能敵早辭請命楊弗顧曳之于地恣行箠傷已
甚傍人勸諫猶搦之不放衆昇禹寸步歸家困憊殆

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冤今為所毆万一起
切莫訴於官呈驗吾尸空播羞辱但冥紙筆於柩中

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沒妻街如冤恨不復聞於官
楊自以為得志愈肆兇惡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
禹從遠而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尔無故殺
我，赴愬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來捕尔楊欲走禹
猝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懇謝過禹曰昔尔苦我

時荒窘之狀亦如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悠々閑
言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慄々往復自語
且以手擗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

遇頃之而死

汪乙黿

鄱陽市民汪乙居倉步門外販魚黿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兩千從漁者買一黿其重百斤還家寘諸室內夜聞呻吟声甚哀明灯照之乃黿也見汪外未昂首作人言曰願赦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愚而忍以為怪持大杖鞭之數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異焉披衣起喚汪勸其縱之於水不听明旦叟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欲衆出錢償其所直竟不可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杖家日以貧

與妻皆餓死

段祥酒樓

都陽郡胥段祥主酒務權酷縣治之南舊有酒店重
樓頗潔素為山魃所據歷歲久人莫敢登每陰晦之
夕則拋擲瓦石擊壞罌甕翻潑水漿淳熙三年祥實
董其事深以為慮乃與它少年群議之密蓄利刃散
伏戶外及壚側數人入室守視又縛大雄雞置甕邊
祥自執短矛跼坐以伺時當秋八月二更後聞有喘
息声頃之一物身長六尺余裹軟脚唐中綠袍角帶
曳黑鞞持手板從樓而下搯板搗臂欲至甕滌器聞

其詞餘

雞振翼化為狸俯伏于地將搏雞祥運矛搯其喉聲如狐嗥衆擒殺之剥其皮斑爛可愛煮肉分食無余棲怪遂絕

姜彥榮

都陽醫者姜彥榮淳熙十二年遷居豐泰門內因夜歸停燭獨坐尋繹方書見老人拊戶而立注目視之已不見知其怪而未暇究其迹它夕赴市民飲席散醉歸復遇之灼然可識厖眉白首髭髯如雪着皂綠素袍姜大呼叱之沒於地姜曰是必害藏物欲出耳天明發土三尺許獲銀小錠重十有二兩復斫之鏗

為絲

二

福 鏗然聞金革之聲堅不可入姜慮無望之獲或反致

禍乃止

張鮎魚

廿二 鄱陽陶器店馭張北三醜面闊口塵市呼為鮎魚乾
稅 道癸已因逋負租直多不能償與妻相繼自經死有

庚 子幼贅壻陳昉主其家淳于昉偕同里朱生往都昌

魚池索魚戶債正飲酒于肆見張從一黃衣急足來
方怪懼已至前厲聲叱曰昉知汝在此故來需汝性
命昉再拜拱手邀入坐不許曰我更喚丈母來共汝
理會少頃果同妻抱嬰兒復來揮鐵尺擊昉朱奪其

尺告之曰爾女兒分付丈夫隨我今若殺之如何出
手張曰吾死七八年因繫陰司受無限苦婿全不救
量
素
拔此嬰兒亦因渠一拳而夭喪安得干休適尉曹兩
弓兵過覩其紛爭不知為鬼也亦語之曰汝無故白

晝打殺定當累我張乃顧黃衣曰為我追此人去黃
衣曰須是先於泰山府君處下狀得文牒方可追人
豈得專擅擾、薄暮張夫婦及黃衣就買酒處就宿

院

昉與朱并弓兵鄰室而處畧無人鬼之辨張終夕詬
昉又使黃衣反其家取錢良久負二千至弓兵問所
自對曰在張家卓下取來初時右門神見拒而右戶

左

尉為我通報故得之明旦與朱陳復同塗到鄱城西
北墳洲忽不見昉抵所居猶歷々聆張声音旋卧病
踰旬獲安幸不死耳

包氏僕

鄱陽包氏居墳洲門內買一馬付其僕程三養視日
浴之于放馬渚常為白頸鴉登背拋糞深患之遂去
復未於是敲針作小鈎貫以長縷從馬腹旋繞至背
挂餌於上鴉啄餌吞鈎不可脫程剔其双目睛懷歸
舍求酒于主家而吞之自此眼力日盛能歷覽鬼物
於空虛間嘗與包婢在厨見一鬼瞠目吐舌項下纏

索履門闔窺瞰程持杖擊之呻呼窘怖冉入地而
滅蓋向時有縊死于彼處者後每出野外必有所覩
雖似人形而肢体多不具足厲怪望之往往奔竄或
人謂千歲鴉目能洞視程所吞者其是歟

此卷亦得
朱徒龍

夷堅支甲卷第三